

割麦

□周养俊

“算黄算割”在树上叫响的时候,东方才稍稍发白,村子里的人就起床了。从越来越淡的夜里走出来,先是些慢悠悠的上了年纪的人,紧跟着的是急急忙忙的中年人,起得最晚的是年轻人,边走边边伸着懒腰揉着眼睛。这也怪,人越是年纪轻瞌睡就越多,瞌睡越多时候,也是人最忙的时候。

人一有动静,鸡狗猪就叫了,厨房的风箱在妇女的手上响了,村庄上空飘起了炊烟,繁忙的一天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乡下人说“麦黄一响,蚕老一时”,所以大家把割麦子叫“龙口夺食”。这一年,农村刚刚实行分田到户,村子里第一次没有了上工的铃声,三三两两的人、一个两个的人,组成了长长的队伍,一直从村口排到了田间地头。这地方是一条长长的川道,两边都有塬,川道一直从终南山下伸到渭河边。太阳渐渐升高了,照得麦田到处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这片土地有坡地、川地和水田,生长包谷、大豆、谷子、水稻、棉花和萝卜、青菜,也生长繁衍不尽的人生故

事。这个时候,它却以小麦唯一的金黄呈现在人们面前。

早晨是凉爽的,风吹得很舒服,人们下地早是因为这个时候最出活。年轻力壮的采用走镰割麦,上了年纪的则是围镰,走镰是弯着腰走着割麦子,围镰是蹲着割麦子,走镰速度快,但很费劲儿。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割上一拢麦子后,抽出两把麦子来,再把两撮麦穗整齐,错开头扭在一起作“腰”,用这“腰”再把割倒的麦子捆起来。于是,昂首挺胸的麦子,在雪白的镰刀面前,乖乖地躺下了。这样,人们面前依然是金黄的麦田,身后却是一个个躺在麦田里的麦捆子。大约是八点多钟,村口又有人影晃动了,这些人全是孩子和妇女,他们或挑或提,运送的都是稀饭、馒头或锅盔。于是,人们就在自家地头的树阴下用早饭,男主人扬起脑袋,扯开嗓子喊左邻右舍:“来呀,歇口气,先啗个馍压个饥!”回答也十分干脆,“你先啗,咱的一会儿就来。”大家吃完饭,发现一位很瘦小的中年人还在割麦,于是都喊他来吃饭,那人伸了伸腰说:“饭暂时不吃,我先给咱唱个戏。”

有人问:“戏能当饭吃不?”那人说:“能啊!一唱就不饥不饿了。”有人接话说:“那你就唱。”那人说:“不唱了,俺的饭也来了。”人们回头看时,果然是那男人的女人来了。这女人长得更矮小瘦弱,要是刮来一阵大风,真有可能被吹走的可能。那男人是个爱说笑的人,一天到晚都乐呵呵;那女人不爱说话,干活也不行,什么事情也做不到人前面去。大家都同情这家人,但是这割麦天都在忙着,谁也帮不上谁。吃过早饭,人们又开始干活了,那些送饭的孩子和女人也都拿起了镰刀。这个季节,稍微有点劳动能力的孩子也不会闲着,他们在大人的带领下,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获是喜悦的,割麦却是非常艰苦的劳动。一年中,太阳最多烈的就是割麦天,人们喜欢这样的天气,因为麦子熟得快,麦秆脆,割麦子时省劲儿,但人们不能接受的是太阳的灼热,特别是中午时分,人们头上、背上像火在烤,汗水湿了头发,湿了前胸后背,甚至一阵一阵眼睛里也钻进了汗水。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火辣辣的太阳

直直射向田野和田野里劳作的人们。人们再一次感觉到饥饿和阳光的灼热,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向家里走去,他们要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在自家的窑洞里睡上一觉,才起来进行这一天的第二次战斗。这时候,没有人的田野里只剩下了金黄的麦子、瓦蓝的天空和自由飘荡着的热风。

下午的时间短,但是出活,人们都铆足劲干,趁着太阳比较温和的时候多割些麦子。麦田里很静,只有“嚓嚓嚓”的割麦声。黄昏时分,村庄的上空又飘起了袅袅炊烟,随着妇女们呼儿唤女的声音,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出田间,踏着暮色向村里走去,今天的收割结束了。晚饭后,人们拉着架子车出动了,一辆一辆地走向麦田,他们要把白天割的麦子全部拉回来,晒干后脱粒收仓。月亮挂在村头的大树梢上,星星在天穹里眨巴着眼睛。夜渐渐深了,远处吹来的风里不时传来高亢激昂的秦腔声:“刘彦昌哭得两泪汪,怀抱娇儿小陈香,官宅内不是你的母,你母是华岳三娘娘……”不用猜,一定是那瘦弱男子唱的。有几个年龄仿佛的站起来伸了伸腰,又低头干活了。

有一个叫“宝成”的告诉我,一个叫凤县的地方值得一游。凤县是羌族故里,凤县八景有石门秋月、箫寺晨钟、铁骑山迹、滴泉鸣月、唐沟烟柳、南岐霁雪、凤岭晴岚、栈道连云。这个叫“宝成”的还告诉我凤县灵官峡景区最值得一游。灵官峡是嘉陵江上第一道峡谷,也是目前国内首家以宝成铁路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今年1月,宝成铁路入选为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一喜讯,为宝成铁路文化体验馆锦上添花。

带着对第一代宝成铁路建设者的无比敬仰,于是,我便约上好友去了灵官峡。来到灵官峡景区,隔着嘉陵江,远远可见祈福桥的左右两侧有两个火车隧道的洞口,我迫不及待过了祈福桥,桥的正前方跃入眼帘的是著名作家杜鹏程《夜走灵官峡》的全文浮雕墙,浮雕左侧的隧道是秦岭大自然艺术馆,右面是宝成铁路文化体验馆。

踏进幽深的隧道,循着《夜走灵官峡》的足迹,瞬间让我回到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回到五十年代铁路工人在669公里的建设线上铺路架桥、开凿隧道打穿上百座山的艰苦场面。听着工人们悠扬且有力的劳动号子,铁锤碰撞钢钎的铿锵声。深深感到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铁路工人有力量。我被体验馆的场面所感动,此时的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置身于他们其中开山凿石,手执钢钎,任凭铁锤敲击;此时的我正站在1958年通车典礼的人群中,此时的我手掌都拍红了还是停不下舞动双手;此时的我就是一名第一代电气化铁路通车时的女司机,开着铁路修通接轨后的第一趟电气化列车,穿越一个个桥梁隧道,奔驰在新建的宝成铁路线上。是啊,八年宝成铁路建设的同时,一代铁路人孕育了一个个叫“宝成”的后代,张宝成、王宝成、李宝成、赵宝成……如今,宝成铁路的建设者们已经有了第四代的“小宝成”。

出了体验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坐上观光小火车,同车好友惊奇地叫喊“快看,鸭蛋!”。才将我从《夜走灵官峡》的思绪中拉出来,顺着好友手指的方向,江水平缓处可见一群悠闲自在的鸭子在嬉戏游水,江边的沙滩上依稀可见一两个、三五个的鸭蛋。此时我在想,第一批开山修路的建设者们,他们如果坐上这趟小火车,观赏江边悠闲嬉戏的水鸭们恬静的生活,遥看江对岸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享受灵官峡谷的美景时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又一代叫“宝成”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替他们完成着未完成的使命。

下了火车,出了站,沿着江边石崖上蜿蜒的栈道,顺着山谷间的溪流往山上爬,山路蜿蜒崎岖,羌人幽谷坐落在半山腰的石崖上。凹进去的地方是羌人们曾经居住生活过的,曾经的土炕、锅台,烟熏的痕迹依稀可见。不说了,展开想象去体味羌人们崖居的原始风貌吧,如今的崖居便成为了后人们追念羌人祖先的一道风景。爬到山顶俯瞰灵官峡谷,那才叫震撼,用“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来描述,一点都不过分,同行的好友禁不住左手叉腰,举起右手朗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此时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成就感,登山时的疲惫早已消之殆尽。我们尽情地在山顶唱歌,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也就是这次游览的最终目的地,去参观秦岭大自然艺术馆。

赶紧去秦岭大自然艺术馆吧。那里有一场视觉的盛宴,那里有300多件神奇的石头,那里有一场精美的满汉全席盛宴在等我们品尝。有一大批精美的会唱歌的石头为我们奏响华美乐章,有海底世界的浮游生物等着我们欣赏,有从茫茫戈壁走来沉睡了千年的骆驼牛羊……

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情侶。

感谢上苍,是她让我们不期而遇。

那时的我青春年少、情窦初开,初次见面我就在惊鸿一瞥中爱上了你!

从此我便成了早恋的追风少年,为追你,我千里跋涉不避风雨。攀上高山,我在险峻的巅峰上喊你,群山的回应让苍茫林海涛声四起。越过长河,我在昂扬的浪尖上唤你,如雪的浪花载着我的呼唤去远方!

春天来了,我在苏醒的大地上找你,捧一把黄土,热泪瞬间化作了春泥。赤日炎炎,我在灼人的热风中找你,哼一声小曲,顿时就迎来花笑鸟啼!金秋时节,我在摇曳的青纱帐穿行,唱一首情歌,每簇高粱都变成火炬。我擎着火炬的光亮追风赶月,让满天星星捎信,说我在找你!

最喜欢万木萧瑟北风凛冽的冬季,我会走向原野,独自在风中等你。我理解你的冷峻,赞美你的晶莹,你飘飘袅袅的洒脱让我心旷神怡!更喜欢推窗望月临风把酒的夜晚,我会放飞思念,在远去的岁月里找你。问屈子、问司马、问太白、问稼轩:

请诸位先贤告诉我,你在哪里?

莫笑我痴愚,我远离庙堂淡泊功利,我爱你,就像小草深情地眷恋大地。就像殷红的热血在脉管内汨汨流淌,就像不屈的灵魂与骨肉的生死相依!我爱你,因为你让看到了灵动的风情,我爱你,因为你让我感到了天地正气。啊,好一个“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你用宏伟的浪漫彰显创造的旖旎瑰丽!

我为你倾倒、为你痴迷、为你心无旁骛,我用一生的精力寻寻觅觅,苦苦追你!是的,我曾经在灯火阑珊处踟蹰徘徊,也曾“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掩面而泣。那是我怕玷污了你的圣洁、你的芳华,爱到深处,任何轻薄都是对高贵的非礼!

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情侶,从当初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的霜雪盖顶。我用一生的精力寻寻觅觅,苦恋着你,生命不息,灵魂上就抹不去对你的不离不弃!

总有一天你会在我墓碑看到我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的,是一位诗人。他不会谄媚、不会屈服,为了一种高贵的爱——他矢志不渝!”



大地如画

刘影 摄

麻雀

□高均善

很多人和我一样,认识的第一种鸟,当属麻雀。

麻雀不是单一的鸟称,是文鸟类麻雀属二十七种小型鸟的统称,中国境内有五种,包括树麻雀、黑顶麻雀、家麻雀、山麻雀等。形状大同小异,一般人并不太注意区分。

无论那种麻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对人类有着深厚的感情,它们始终如一地跟随着人类的脚步,栖息繁衍、传宗接代。

也许是因为麻雀弱小,也许是因为麻雀貌不惊人,也许是因为麻雀对人的生活没有多少帮助,所以人类对麻雀不像对待燕子那样呵护,甚至还有点轻视,甚至在某个地方、某一个时期,对它格杀勿论……

然而,麻雀不计仇,照样跟着人一起

生活。

记得在那个如火如荼的癫狂岁月,我眼看着一群成年人,手持长杆,长杆上绑着纱网,有麻雀被网住,就会被掐死或者摔死。我惊恐地睡不着、想不通,这些成年人的脑子里出了什么故障,居然和麻雀过不去,必欲杀之而后快。

有一次一只麻雀被迫赶得无路可逃,跌落在我家院子里,我连忙用两只手把它掏起,偷偷地放进一只带盖的篮子里。疲惫至极的麻雀刚刚喘息过来,居然用它弱小的身躯猛撞篮子,它的不屈,震撼着我,我又好心把一小块馍塞进篮子,生怕它因饥饿而毙命。可是整个下午,麻雀居然不屑吃我喂给它的食物,依然时不时撞击着篮筐。

震撼之余,我趁着暮色,把它捉到后院紧挨着的玉米地里,当我揭开盖子,麻

雀并没有立即飞逃,它先是跳到篮子的边上,悠然地叫了几声后,才嗖的一下飞走了……后来大人不再“折腾”麻雀了,麻雀也逐渐多了,它们又在我住的那间厦子外墙一片翘起的瓦下安家落户了。

有一次我从院子经过,一只已经长出毛发的小麻雀从天而降,跌落在我的脚下。我伸手捡起它,突然头顶上像是被谁用手碰了一下。抬头之间,两只麻雀已经落在小院的柿树上。它们叽叽喳喳,显然很生气、很愤怒。

我知道麻雀的爸爸妈妈急了,它们对我充满了敌意。我赶紧把小麻雀放在窗台上,然后赶快离开。须臾之间一只麻雀风驰而来,用嘴叨上小麻雀飞进窝里。

当我再次走过院子,五六只麻雀居然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它们已经不再叮我,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我表达友好。

我经常有意识将零碎的谷粒放在窗台上,麻雀总是毫无顾忌地飞到窗台大吃一顿。

每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刚一进门,就会有几只麻雀在树上兴奋地鸣叫。我能感受到它们是在和我打招呼。

长大成人后,我越和人打交道,就越觉得麻雀的一些品性人所不及。比如麻雀厌恶藩篱的自由秉性,麻雀不吃嗟来之食的孤傲,麻雀的团结精神和它们知恩图报的品性,都曾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记。当我与人打交道身心疲惫的时候,总喜欢做两件事:或者独自登上南山,坐在山巅,一瓶水、一本书,坐看云起,反思反省;或坐在故乡的小院,一碟油泼辣子、一碗面,看着麻雀自由自在地飞翔、觅食、鸣叫……

■笔走龙蛇■

感谢大自然

□同亚莉

连绵阴雨,一天、两天下个不停,给这初夏增添了少许秋的悲凉。操场上打球的人回去了,几天没来,往日喧哗的校园沉寂了一些,灰色的天空还不见一点儿好转的迹象。虽然这次雨清洗了灰色的校舍和路旁孤独的玫瑰,但是又阴又沉的天空,仿佛狰狞的面目,给我的心头增添了不少烦闷。一股烦躁不安和厌倦的情绪不断侵袭着我,我想呐喊、我想奔跑……可是最终,我站在窗口,呆呆地望着那低沉的天空,没有思考,失去了烦恼,思想的荧光屏上一片灰白。

灰色的天空给我带来灰色的联想,灰色的宿舍、灰色的教学楼,使我十分厌倦,我懒得去和任何一个人说话,也懒得上课,我在怀疑人和人之间是否也用过灰色联接,友谊的色彩是否也是灰色?

我追求明快鲜艳的色彩和线条,追求至善至美、纯与真的结合。可是,我失败了,失败的如此残痛,有如湛蓝的天空突然被乌云吞噬了一般,我的心在颤栗。因此,害怕去重温那逝去的梦境,烦恼和诅咒那昏暗的天空,灰色的建筑和一场朦胧的灰色,灰色的朦胧。

失意几乎吞噬了我,工作的失意,友谊的挫折……

我彷徨在凉风习习的夜晚,徘徊在校园的尽头,那儿有我的回忆,有我们推心置腹淡淡的身影……可是,失意时候的怀旧,不是追忆便是失望,我属于后者。什么使我们结仇网怨,什么又使我们相聚又相离?几经波折,又几度烦恼?

我曾笑过女生宿舍一学期一次“排列组合”的说法,可是实践告诉我,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我不明白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很难长久地保持一种隽永的情谊呢?

我受不了这沉闷空气和那叽叽喳喳没完没了闲扯的氛围。我想独自思考,整理一下极度混乱的心绪。冒着淅沥的小雨,我走出校门,走出城门,走出那灰色的桎梏,走上了郊区的小土路,奔向那金黄的麦田。我独自一人,站立在重重麦浪之中,独自享受这谧静,吮吸着麦粒成熟的气息,连日沉闷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雨水和灰色的天空与我无关,我的眼前只有麦叶上的雨水,在属于我一个人的这个天地里,无限的遐想油然而生。

为什么自然界可以这样融洽地在一起,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不知为何,我的记忆中突然出现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学说,万物万事都在选择和适应之中,不是吗?

是的,万物在相互选择适宜的环境和来往的对象,以便使自然界更美好、更协调。人,也不在选择生活吗?任何一个人无法逃避生活的选择,我想,任何一个人也绝不会放弃自己对生活选择的权利。

世界上一定也有我一席之地,让所有的烦恼都走开。我要用绿色的希望迎接生活中的选择,我对着大自然大声呼喊:

感谢大自然,使我摆脱了灰色的桎梏。
(作者单位:陝汽控股)

奏响幸福的乐章

——献给安全生产月

□刘娟

安全是弦
生命如歌
仲夏的6月
热情如火
稚子的蹒跚
母亲的微笑
成长的快乐
是安全奏响了
生命的歌谣

安全是弦
岁月如歌
仲夏的6月
光亮如火
亲情的相伴
生活的美好
人生的精彩
是安全唱响了
幸福的欢歌

安全是弦
幸福如歌
走进钢网
激情如火
打开钢铁的记忆
追寻过往的历史
安全
化作一个个动人的音符
飞过60年的发展历程
演绎着钢网人荡气回肠的
安全生产之歌

安全
一个普通而神圣的字眼
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普通如空气
却与我们的生活须臾不离
简单而深刻
却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高高托起与死神远离

让我们行动起来
做一名安全的践行者
安全在我们的心中
幸福就在脚下
让生命在安全中翱翔
让平安伴随着四季阳光
让平安响彻钢网大地
让我们用安全奏响幸福的乐章
(作者单位:略钢公司)